

父
亲
母亲

□ 吴翼民

老岳父离世已经十年了，每年扫墓，我总会默默面对他墓碑上的相片凝视良久、思绪万千。相片上的老人家满脸善态、风度翩翩，并且像是在与我对视交流，在谆谆教诲着什么，不，更像是在吟唱他毕生喜爱的家乡戏——申曲（沪剧）。我便会情不自禁对着他的遗像在心中应和着申曲的旋律，唱他生前喜爱的流派唱腔、戏剧唱段，让他在九泉之下依然陶醉于戏曲的美韵之中。

老岳父十几岁时就从江南水乡来上海学戏——源于日本鬼子的一次大屠杀，屠杀了一百余口，他是村子里的幸存者之一，惊慌失措中由祖母带到上海学生意，许是长得伶俐俊秀的缘故，就学吃起了开口饭，可谓“戏门一人深似海”，遂一辈子浸润在了戏曲的海洋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是戏曲艺术勃发的年代，岳父和岳母组织了民营剧团辗转巡演于江南城乡，及至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，民营剧团转化成名为集体性质、实为国营性质的文艺团体。演员出身的岳父担任了团长。那个时候团长无甚特权，还是粉墨登场，演绎着人间的悲欢离合，不过剧目渐趋新时代和革命化，岳父和岳母很是适应，都想为这个时代留下些人物形象和优美的唱段。

然而好景不长，那年月里岳父被下放回原籍农村劳动，岳母被罚在剧场干杂役。此举对岳父说来恰似雀归丛林，可以大展歌喉，可以对着无垠的田野作无羁的歌吟。许多年后我去过那乡下，乡亲们都能说上些段子，说岳父如何如何对着星星月亮唱，对着麦田稻田唱，对着船坞磨坊唱，对着

枕边歌吟

父老乡亲唱，对着牛羊鸡鸭唱……总之是痴痴唱、忘情唱。我遐想，如果当时乡下有录音设备，岳父的许多即兴唱腔能录下来的话说不定倒是极美的声腔呢。

岳父终于唱醒了春天。待他重返舞台，舞台一片绚烂。当时他将近六旬，却在舞台上显得分外活跃，我看到他从“箱底”翻出了一度遭禁的戏文，在舞台上演唱得活泼泼如行云流水。等到退休回家，他依然闲不住四处演唱，那个时候时兴家庭演唱大奖赛，我们全家一旦登场，有岳父母支撑，有我和妻子中坚，取奖牌如探囊取物。

过了八十岁，老岳父中气大不如前，但仍喜欢吟唱，逢上喜庆之事，都会慷慨自任，一唱为快。后来，他病倒了，住进了康复院。

老岳父患的多发性脑梗阻，已经不能下床，也不能言语，需喂食和助便，头脑却清醒着，惟其清醒而愈加痛苦，更何况他一生喜爱着戏曲艺术，尽管我们小辈对他关怀备至，康复院的医护人员也都尽职，他犹然有度日如年之感，脸上一天到晚都阴郁着。我和妻子理解他，为他送去了随身听，只要打开它，里面放出的是戏曲、是沪剧，他都会因此心宁神安，倘若放出的是他或岳母的唱腔，他会脸上显露出轻轻的微笑。

一回，老岳父有好几位学生，早已退休赋闲在家，那天上午结伴来探望他们的老师，不知谁提议，轮番在病床边贴着枕头给他老人家哼唱从前他演出过剧目的段子，让他解解寂寞。说唱就唱，于是你唱一段《王孝和》，我唱一段《杨乃武和小白菜》，他唱一段《金沙江畔》……唱得真切动人，老岳父听得投入，脸上显现异常灿烂的笑容，眼角止不住沁出了几颗浊泪。老岳父完全

被感染了，病房里其他几位老人也被吸引住了，皆注目仄耳看着听着。病房的“演唱会”结束了，老岳父的学生们相约过段日子再来探视，再来演唱。老岳父频频点头，嘴角牵动着，虽无声却能意会，他多么希望学生们经常在他的枕边给他唱段子，带着他的思绪回到当年缤纷的舞台啊。

嗣后那别致的枕边歌吟时常陪伴着老岳父——他的学生们一有空便会来养老院伴着他吟唱，那优美的曲韵一直送他离别这个无限眷恋的世界……



诗词下酒兰竹为友

无意仙山寻寿栎
但求尘世立禅心

篆刻 冯寿侃 作

忆
当年

纳凉的回忆

□ 任炽越

当年北外滩来福士城市集市主题区人头攒动时，老阿婆说，弄堂口、马路转弯角子，还少了些竹榻、躺椅、帆布床、搓衣板及乘风凉的人。她的话，一下子让我想起当年的纳凉场景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上海居民的住房大都狭小。夏季夜晚，屋内闷热，每天吃了晚饭，老老小小只好去马路上消暑，几乎每条马路，都坐满了手摇蒲扇、谈天说地、闭目养神、下棋下牌的乘凉人。

那时，我们一帮十几岁的孩子精力过剩，在乘凉人群中穿来穿去，追逐玩耍，往往遭大人们呵斥。不过你说天天听鬼故事、打牌下棋，能不厌吗？于是就你追我逃，你藏我找，在奔跑中出了一身汗，却也不觉得热。

那天，大耳朵突然从弄堂里推出一辆自行车，我们见后眼睛发绿，兴奋无比，一下子全围了上去。大耳朵说，这是他哥菜场里的车，不能摔坏的，只有会骑的人能骑。那些不会骑车的，只能黯然在旁观看。

第一个骑车的是小黑皮，他因在娘舅家学过。一个翻身上车，动作利索，向着沪南电影院方向快速骑去，在龙潭路转了个弯，又从马路对面骑了回来，下车前单脚踏在踏脚板上，滑行而至。车正好停在我跟前，我抓过车把，推到上街沿旁，靠着人行道“上车”，然后左脚一用力，车向前冲了出去，接着我双脚猛蹬，自行车飞速向前，一直到新开河才想起转弯，接着骑到方浜路再转过来，快到高桥路时，我捏了把刹车，让车徐徐地溜了回来。

车还没停稳，排队等候的小伙伴们等不及了，先后翻身上车学骑着自行车。他们有的歪歪扭扭地骑上车，有的在马路上打着S圈前行，有的差一点撞在了上街沿。吓得大耳朵大声高叫：当心！快回来！车摔坏我哥要打我的！

我家老宅离十六铺东门路只有几分钟行程，东门路上的刨冰与炒面是最吸引我们的。那天晚上，小扁头问我，想吃炒面吗？我对他说有什么用。他摊开手掌，里面躺着一毛钱纸币。我拉起他就向炒面摊奔去。炒面摊设在东门路尽头，我们买了筹码，看师傅在磨盘大的平底锅里，来回炒着粗粗的面条，随即喷上酱油，顿时一股香气溢了上来，出锅后又顺手洒上几颗碧绿的鸡毛菜，馋得我俩直咽口水。面端到长条桌上，我俩三口两口就把一盆炒面“消灭”了。回来的路上，我对小扁头说，今天我请你吃炒面，下一次我请你吃刨冰。小扁头问你哪来的钱啊？我笑道，这你就不用管了，到时只管吃就是了。

一个星期后，我用卖废品积攒的钱，请小扁头去东门路上的长江食品店吃了次刨冰。长江食品店的刨冰远近闻名，天天生意兴隆，开到半夜才关门。我俩多花了几分钱，买了杯橘子刨冰，边吃边聊着。忽然发现，大耳朵与小黑皮也在那儿吃刨冰。我俩赶紧吃好吃好，悄悄先离开了。路上我与小扁头边走边讨论着，以后有钱再来吃什么刨冰？绿豆、赤豆、橘子等等，聊得正兴起，我的木拖鞋带子突然脱开了，只好把木拖鞋拿在手里，赤脚走回去。

走到家门口浑身是汗，母亲见了，问：又到哪儿疯了？快再去后弄堂冲一冲。我赶紧拿了脸盆毛巾肥皂去弄堂里洗冷水浴了。一边冲浴，一边想着刚才好吃的橘子刨冰，我不由得唱起了歌儿，一声声不成调的歌声在狭窄的弄堂里碰撞着，又向着空中飘散而去。

在
现场

□ 王根根

记得近三十年前，我担任过派出所所长，在全所民警的共同努力下，我们所曾被公安部命名为“全国模范派出所”。荣誉来之不易，大家十分珍惜，更加勤奋工作。

记得有次，我已连续加班两个星期没回家了。那晚夜深人静时分，我骑自行车回家取几件替换的衣服，妻子和女儿都已经睡了。当我蹑手蹑脚走到床头边捻亮台灯，忽然看见床上叠放整齐的被子上放着一张小纸条：“爸爸，案子破了吗？”当时女儿才8岁啊，竟然这么懂事。我凝望熟睡中的女儿，眼睛慢慢湿润。

事后，妻子告诉我，女儿问爸爸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回家呀，一定又是发生什么大案件了。连平时十分细心的妻子都不知道女儿是什么时候放上这张纸条的。

那时，辖区里发生了一起重大恶性抢劫案件。在紧张破案的日日夜夜

我的从警往事

里，我们眼睛熬红了，人消瘦了，嗓子嘶哑了，可谁都没吭半声，最终擒获了犯罪嫌疑人。电视新闻播放后的第二天，妻子打电话告诉我，女儿从电视里看见刑队侦查英雄和爸爸了，很高兴，跷起大拇指说：刑警叔叔好样的，爸爸好样的！

是啊，当警察让孩子心生崇拜，而我对妻子却时常心怀愧疚。我的妻子是市公安局基层所的一名普通警察，平时工作同样十分忙碌。这么多年一直含辛茹苦地撑起这个家。由于我长期担任公安基层领导，经常会有熟人、朋友乃至同事登门造访，很多时候我都不在家，她都会把别人嘱咐的事情记下来，回头让我尽力帮助人家，可别人要表示心意，一概都被她婉言谢绝。

她时常对我说：我们应该多帮助别人，在我们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，人家同样也会帮助我们。记得，民警小李一直忙于工作而把谈恋爱的事给耽搁了，她会热心地帮助牵线搭桥；民警小张的父亲想找大医院的医生会诊，她

会托同事帮助解决；民警小朱与同事产生矛盾，心里很苦闷想调换工作环境，她得知后连忙让我做好小朱的思想工作。

警察的工作远非影视剧里描写的那般潇洒，警察肩上的重负更非普通人所能想象。为了头顶上庄严的国徽，我们度过的是紧张的清晨、疲惫的黄昏、忙碌的白昼、不眠的夜晚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

我常扪心自问：这么多年来，我可以以激情的笔触，放弃那么多夜晚和节假日写下无数篇文学作品和公安理论调研文章；我能在紧张工作之余考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，并作为市公安局一名兼职高级教官走上讲台……这些都离不开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和爱。

现在我和妻子虽已退休多年，女儿也早已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，但在我心底深处，依然难以抹去那份珍贵的记忆。